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唐吳文正公全集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

雜著

四經叙錄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
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
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益各不同焉三易
旣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
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
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
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

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徇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

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
漢志易十二篇孟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
言入經而易非古註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
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
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爲精
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
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
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
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

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
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徃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
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
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
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
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
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
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璧
中古文鄭冲授之蘓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
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

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氏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所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

肆命原命武城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燕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

遂以爲專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
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有二十九篇
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
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
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
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
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
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
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
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

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

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八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

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朝會焉用之於享祀
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
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
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
說詩旣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
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
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
爲一編毛公分以宣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
詩自詩序自叙叙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
分以宣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叙叙乃有似

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濫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叙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感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

正雅之辭者今旣無從考據不敢輒爲之紛更至若變風強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虞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四經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

故不能悉具澄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据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尙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之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

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迹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甚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至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錄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勝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尙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亦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之三禮體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稿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之闕典澄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旣亡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